

20

heal

痊愈

思存

著

FEIWOSICUN

匪我

爱你是最好的时光，
你的归来，是我的痊愈。

最好的时光
爱你是

BECAUSE OF LOVE II

爱是给予，不是掠夺

20

FEIWOSICUN

思匪
存我

爱你是最好的时光 II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你是最好的时光. 2 / 匪我思存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9. 1

ISBN 978-7-5594-2708-3

I. ①爱… II. ①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82784号

书 名 爱你是最好的时光. 2
作 者 匪我思存
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
策划编辑 单诗杰
统 筹 姚 丽
责任编辑 白 涵 刘洲原
营销编辑 杨 迎
封面设计 80零·小贾
版式设计 段文婷
封面绘图 三 乖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印 刷 环球东方(北京)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字 数 221千字
印 张 8.75
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,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2708-3
定 价 36.00元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-57194853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我不是曾经爱过你，我是一直爱着你，从过去，到现在，甚至，还有将来。

——聂宇晟

他一天不醒，我等一天；他一辈子不醒，我等他一辈子。

——谈静

目录
CONTENTS

Chapter 01 掩藏在时光深处的秘密 _ 001

Chapter 02 一场沉睡不醒的梦魇 _ 057

Chapter 03 咫尺便是天涯 _ 137

Chapter 04 未来何去何从 _ 18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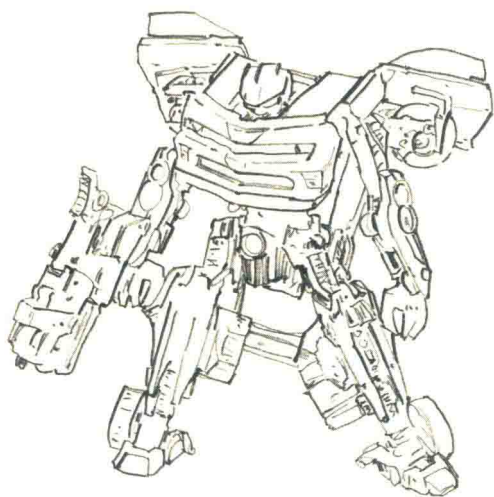
Chapter 05 一辈子等你 _ 209

番外 最好的时光 _ 267

Chapter

01

掩藏在时光深处的秘密



【十六】

最后摔门的声音一震，谈静眼睛里的泪水被震得溢出来，悄无声息地摔落在地毯上，没有任何痕迹。她嘴角上扬，竟然笑了笑。是啊，还笑得出来，多么不要脸。

其实洗澡的时候，她什么都没有想，只想快快躺到床上睡觉。但洗完澡出来，看到聂宇晟的时候，她突然就做出了决定。

瘾君子为什么难以戒掉毒瘾，因为他尝试过吸毒的快感。那么真心爱过的人呢？因为知道真爱的滋味，所以那个人永远有一种毒品似的魔力。她已经买不起这种毒品，又没有别的办法得



到，只好彻底地拒绝，强制自己戒毒。

聂宇晟就是毒品，她再也碰不起。

只要他对她温柔一点点，只要他对她关心一点点，她就觉得，七年前的一切卷土重来，只是，她再也要不起了。

要让他绝望，方式有很多种，要让自己绝望，方式只有一种。

伤害他，这样他不会再正眼看你，他拒绝再与你有任何往来，他和你的世界，原本就是两个。从此之后，再不相干。

只是他最后掉头而去的时候，她又想起在他家里，窗台上的那碟豆芽。曾经有无数次，他满怀希望地将豆子放进碟子里，搁上清水，因为她说过，豆子发芽的时候，自己会回来。这么多年，他还在窗台上放一碟豆子，慢慢地等着它发芽，是盼着她回去吗？

七年前离开的时候，她已经打算把自己的一生都埋葬了。

看到窗台上那碟发芽的豆子，她却觉得，心底有什么东西在蠢蠢欲动。她不是傻瓜，知道他为什么动手打孙志军；她不是傻瓜，知道他尖酸刻薄之后那近乎虚弱的挣扎；她不是傻瓜，知道他为什么在停车场里开着车狂奔而去。他仍旧爱她，直到此时此刻，不然的话，他也不会像条暴龙似的，摔门而去。

可是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聂宇晟竟然又回来了。有人按门铃，她还以为是酒店的人，从猫眼看到竟然是他，她几乎连开门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
最后她还是打开门，他站在门口，没有任何进来的意思，只是简短地问：“你会去找别人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为了十万块钱——为了你儿子的手术费，你还会去找别人吗？”

她愣了一下，说：“没什么别人……没人会帮我的。”

他咄咄逼人地问了一句：“那么盛方庭呢？”

谈静没想到他会提到盛方庭，她说：“你管不着。”说完就打算关上房门，他一伸手就挡住了：“我给你。”

她又愣了一下。

“我给你十万，让你儿子动手术，但我有条件，你必须跟你丈夫离婚。”

她做梦也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一句话来，她说：“要跟他离婚也可以，多加十万，我要二十万。你也知道，离婚也是需要钱的。”她说得流畅而自然，仿佛早就跟人经历过这样的讨价还价。她已经麻木了，他最讨厌她要钱，那她就要钱好了。

他突然扬手就给了她一耳光，他挥手的起初很用力，但落到她脸颊上的时候，其实已经很轻了。那一耳光把她打怔住了，而他却像真正挨打的那个人，他身子摇晃得似乎站不住，极力地在压抑着什么，胸膛剧烈起伏。她脸上湿乎乎的，伸手摸了摸，才发现有血，但不是她的血，她这才看到他右手在滴血，一滴滴正落在走廊的地毯上。

她听到他说：“我给你二十万。”

然后他转身就走了，步子很快，他的右手似乎受伤了，血滴了一路，一直滴进了电梯。

聂宇晟在凌晨四点左右回到了急诊中心，外科的值班大夫替他做的创口清理，刚见着他掌心的伤口时，值班的医生吓了一跳，问：“这是怎么弄的？”

“体温计断了。”他只这样简单地说了五个字。

值班医生还是挺紧张，因为伤口深，里头有玻璃碎片，而且还担心有残留水银，所以花了好长时间清洗伤口，反复确认水



银都已经被清理干净，因为汞是剧毒。

“小聂你真是太不小心了。”值班医生埋怨说，“怎么戳得这么深？疼吧？再深一点可要戳断肌腱了，又是右手，你可是心外科未来的新星，你要是不能拿手术刀了，你们方主任非跟我拼命不可……”

聂宇晟神色恍惚，完全没有听到同事在说什么，好像在问自己疼不疼，当然疼，可是再疼也不会有心口那个地方疼，在离开酒店的时候，他真的觉得自己心绞痛。几乎临床上描述的症状都有：胸口剧痛，透不过来气，还有，呼吸困难。

他还能平安把车开到医院，还能记得到急诊外科清理手上的伤口，真是一个奇迹。

同事已经给他包扎好伤口，再三叮嘱他准时来换药，然后说：“你打车回去吧，这样子没法开车，你一捏方向盘肯定就疼。对了，你怎么来的？”

“开车来的。”

同事诧异地看了他一眼，今天晚上的聂宇晟有点异样，他平常也很少说话，但平常的那种寡言少语，跟今晚的惜字如金并不是一回事，今天晚上他的脸色苍白，神色疲倦，像害过一场大病似的。问他什么，他也答，但是精神恍惚，完全心不在焉。

要不是心不在焉，怎么会弄断体温计？还不小心把体温计戳得这么深？

“要不你去你们值班室睡一觉吧，都快天亮了。对了你明天……不，你今天上什么班？”

“白班。”

“那就别回去了，去值班室打个盹，回头该交接班了。”

聂宇晟很顺从地点点头，乖得像个孩子一样，梦游似的走

出急诊中心，然后去心外科的病房。值班室的门开着，高低床上都没有人，他筋疲力尽，倒在床上就睡着了。

似乎睡了没多大一会儿，就有人怒气冲冲狠狠拍了他一巴掌，用劲很大，打得他很疼，他揉着眼睛坐起来，一看，竟然是方主任。

天早已经大亮，他吓得一身冷汗，交接班结束了？自己误了接班？查房也结束了？方主任一脸怒气：“昨天不是叫你滚回去休息，你怎么又睡在这儿了？”

方主任身后有人小声解释说昨天晚上十点急诊那边临时有个病人，叫聂宇晟来医院，所以他才会睡在这儿。

方主任却仍旧怒气冲冲：“急诊的人都死绝了？值班的人是做什么的？为什么叫聂宇晟急诊？”

说话的人很尴尬，科室的几位主任都不年轻了，虽然权威，急诊在半夜的时候还是尽量不去打扰他们。所以一般碰见棘手的病人，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打电话叫聂宇晟，有他在，医疗方案处置得当，即使是难度高的手术，他主刀也不会有太大问题。

聂宇晟知道这时候不能解释，越解释方主任会越生气，可是偏偏不凑巧，方主任看到了他手上的纱布，问：“手怎么回事？”

聂宇晟知道要糟，只好硬着头皮答：“不小心弄伤了，没什么大碍，同事硬要替我包上，说包上好得快……”

“怎么弄伤的？什么叫不小心？难道自己拿手术刀割的？”方主任一脸的挖苦，“能耐啊，左手拿刀割自己右手？昨晚外科谁值大夜班？谁替聂宇晟做的包扎？叫他上来见我！”

大外科是一家，急诊的值班医生正打算下班回家，听说心外的方主任叫他，一猜就知道怎么回事。战战兢兢地上来，见方



主任沉着脸，更加觉得不妙，先恭恭敬敬叫了声主任，方主任“哼”了一声，指了指聂宇晟：“他的手怎么回事？”

“体温计断了，戳在手心里，好在不深，没缝针，就清创消毒，包上是怕感染。”

“戳得不深你会包上吗？”方主任咆哮，“你以为我第一天在外科？这种季节这种气温，若是戳得不深，为了防止捂出感染，最好的办法是不包扎。聂宇晟糊弄我，连你也糊弄我！你们倒是齐了心是不是？”

最后方主任气咻咻地叫聂宇晟滚回家睡觉去，说看着他就生气，科室手术那么多，排期排得满满当当，他还弄伤右手，真是活腻了。

这个时候老董才大着胆子插了句话：“老师，三十九床原本是定的今天手术……”因为原定方案里他是二助，现在主刀打发一助回家，他当然要提醒一下主刀，不然这手术没法做了。

“三十九床的家属不是来闹事被派出所带走了吗？”方主任不耐烦地说，“还做什么手术，万一手术台上再出点什么意外，那个无赖还不把责任全推到医院身上？不做了，无限期推迟。CM公司的项目另外选人！”他又指了指聂宇晟，“你这两天做不了手术，正好，就干这事，好好重新挑个合适的病人，要是再出什么幺蛾子，看我不剥了你的皮！”

聂宇晟再次被赶回了家，他是打车回去的，因为手疼开不了车，也因为实在是精神疲劳。他回家就睡觉，睡得昏天黑地才被门铃声吵醒，一看显示屏，竟然是舒琴。

他把门打开，问：“你怎么过来了？”

今天周二，舒琴应该是在上班。她说：“我陪上司去医院看同事，就是那位盛经理，顺便去看了看伯父，说你两天都没有

过去了，伯父怕你出什么事，我就打了个电话去你们病房，结果人家告诉我说，你被人打了。”她仔细看了看聂宇晟的脸，“真被人打了？下巴还青着呢！现在的病人家属怎么都这个德行，动不动就打医护人员？”

聂宇晟撇开话题，问：“我爸怎么样？”

“放心吧，没把你光荣负伤的事告诉他。他状态不错，就是担心你。说下礼拜要去香港开会，希望你一起过去。”

“我走不开，医院事情多。”

“肿瘤的曹主任说，伯父这种情况，最好在飞机上有医护人员随行，说就叫你去得了，肿瘤那边也忙，抽不出人手来。”

“那叫他跟我主任说。”

舒琴又气又好笑：“跟谁赌气呢？大少爷，那是你亲爹！”

聂宇晟叹了口气，舒琴这才看到他手上的纱布，问：“这也是病人家属打的？拿什么东西打的？”

“没什么，自己不小心弄伤的。”

舒琴看了看他无精打采的样子，问：“都快两点了，你吃饭了没有？”

吃饭？好像他连昨天都没有吃饭……怪不得什么精神都没有，但是真的没有胃口。昨天谈静走后，他枯坐了半晌，又正好遇上黄昏时分雷阵雨，他懒得出去，连晚饭都没有吃。后来半夜去医院，又遇上谈静，折腾了大半夜，今天早上从医院回来，倒头就睡，吃饭，他真的忘记了。

“没吃过？怪不得你脸色这么难看。”舒琴站起来走到开放式厨房，“我给你弄点吃的，冰箱里有什么？”

冰箱里还有鸡蛋和牛奶，舒琴看了看牛奶已经过期，随手扔进垃圾桶，说：“给你煮碗面得了，对了，你窗台上那碟豆芽呢？”

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跟鸡蛋炒炒，当臊子，臊子面。”

聂宇晟一动不动，脸色阴沉：“那豆芽不是吃的。”

“那你天天在窗台上放一碟豆子生芽，净化空气？”

“反正不是吃的。”

舒琴终于回头看了他一眼，诧异地问：“你今天怎么这么冲啊？被人打了心情不好？你们医院不是见惯了大阵仗，收拾医闹很有一套么？再说有你们那方主任在，他比医闹还狠呢，谁敢给你气受？”

聂宇晟却没有作声，舒琴看他皱着眉头坐在那里，似乎很发愁的样子，于是问：“你到底怎么了？”

聂宇晟这才如梦初醒一般，看了她一眼，突然问：“能借我点钱吗？”

“哟，我说你今天怎么吞吞吐吐的，好像有什么为难事似的，原来是问我借钱。”舒琴开了个玩笑，“又跟你爹赌气呢，一分钱都不愿意拿他的？找我借钱可以啊，我也要收利息的。你要多少？”

“十二万。”聂宇晟算了算手头的活期，前阵子取了三万给谈静，现在就只有八万了，要给谈静二十万，还差十二万。他说：“等过阵子我股票套现就还给你。”

“怎么突然急着用钱？”

聂宇晟垂下眼睛，他不愿意对舒琴说谎，但是事情没解决之前，他也不愿意向舒琴说出实情，舒琴肯定要骂他疯了。他确实是疯了，才会答应给谈静二十万。那天晚上他本来就应该驾车离去，可是想到她绝望空洞的眼神，一个病重的孩子给了她太多负担，他已经见识到她的丈夫是怎么样一个人，完全指望不